

芬蘭教育小發現大啟示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

課程統籌主任 黃翠霞

二零一八年農曆年間，堅樂第二小學十多位老師與教育大同的一班夥伴懷著朝聖的心情，遠赴芬蘭尋找傳說中理想教育的蹤跡。



半個小時的車程把我們帶到 Mankkaanpuro school，這是一所集合幼小中學的一條龍學校。她給我的印象是校舍偌大與環境安靜。棕色的校舍在雪地上的輪廓格外分明，也給人安穩的感覺。

首先吸引我們的是三三兩兩的老師伴隨孩子在校園不同的角落進行學習。他們都是一些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孩子，每一個孩子的身旁都有一位不離不棄的老師。老師會按著孩子學習的需要調節進度，是孩子的促導者。老師不但陪伴他們學習，也陪伴他們休息。不錯，是休息。可是老師的面容上絲毫找不到焦急的神情，因為他們知道孩子的學習步伐，也尊重孩子的需要。反觀香港的情況，經常掛在老師嘴邊的話是「快點…快點…」，仿佛呆久了便會浪費時間，落後他人似的。其實，學習中的留白時間是不可少的。這裡的老師才是人本教育的實踐者。

走進校園裏，你會發現大大小小的牆壁上都是孩子的藝術作品，畫作色彩對比鮮明，構思富創意，也充滿童真，我們的眼睛都看花了，大家都驚訝於他們創作的新奇，也愛上了這個色彩斑斕的天地。我看



了一節低年級孩子的手工課，他們要兩三個人一組合作用紙屑拼砌一個雪人，據老師說，目的是讓小小年紀的孩子學習協作，學習溝通與尊重，他們認為過程比結果更重要。難怪學校充滿和平共融的氣氛及童心。

芬蘭與香港的校園給人的感覺完全不同，前者悠閒，後者則緊迫。何解？我發現與寧靜的環境有關係。芬蘭的校園空間大，課室天花樓底高，但更重要的是老師說話的聲音很溫和，課堂中聽不到老師高聲地講課。他們講課的語調好像在和你談天，娓娓道來的那種。相反在香港，擴音器是老師的恩物。麥克風之外，老師還要扯高嗓門，生怕孩子聽不進去。兩幅圖畫相映成趣。當然，香港的老師要上的課堂多，有的課室更坐滿二三十個寶寶，老師的嗓門怎能負荷呢？

其實更讓人詫異的是芬蘭孩子的安靜與忍耐。課堂間，老師讓他們討論時，他們也是安安靜靜地說話，看不見大吵大嚷的孩子，

或爭持不下的吵鬧局面。記得我們到訪的時候，正值農曆新年，我們預備了一些新年的裝飾和賀年歌曲跟孩子分享，我們讓他們利用紙碟製作花鼓，孩子都很雀躍，但是他們有能耐心地等候借用打孔機，等待的時候，有的輕聲和同學討論，有的自己嘗試做，不會爭奪或吵架。

寧靜在教室裡，寧靜在走廊間，寧靜在飯堂中……這是寧靜又充滿活力的校園，給人安謐的心境。細看下，你會發現，這裡的天花板或牆壁上都裝有隔音板！難怪這裡的空間感這麼大。原來空間不單指物質有形的空間，也包括聲音可達的空間，這無形的空間是需要彼此尊重的，否則心寧的一片淨土會經常被入侵。所以我們來到他邦，也需經常提醒自己說話要小聲點。另外，一些學校的課室裡擺放了隔音耳罩，當孩子想自己專心做事或冷靜時，便可以帶上，暫時與外界隔離。

「請安靜！」是香港的老師經常掛在嘴邊提醒學生的話。可是我們要大聲疾呼叫孩子安靜，要拍臺拍椅叫孩子安靜，要拍掌叫孩子安靜……而這裡的孩子本來就是隨和又安靜的，老師輕輕的提醒，他們便會回應，這是天生的嗎？是土壤的問題嗎？還是芬蘭文化與民族性的使然？讓我多說一個例子，曾經觀看過一節三年級的數學課，老師講解後，孩子便各自做作業，不久，幾位孩子做完

了，老師便跟他們說可以看書或休息，他們有的抓起自己的圖書到課室中間的圓形地毯去圍坐看書，有的走到鄰座看看友伴的數學題，只見課室的氣氛十分和諧，孩子都懂得做該做又想做的事。我想這是學校文化的產物，也是素質的培育。

小息的時候，孩子在雪地上玩耍，老師就在休息室閒談。芬蘭的老師在小息時會捧著咖啡談天，好不閒逸，好不舒暢！其實，很多教學的方法，或百思不解的難題都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得到靈感。反觀香港的老師，校園如戰場，爭戰的對象當然不是學生，而是時間。老師要分秒必爭把進度趕上，把握空堂的時間批改作業、備課，下課後又要帶課外活動，又或出席會議……捧著咖啡和同儕談天的情景怎會在學校出現？

說到這裡，相信香港的老師口水快直流了。此情此景可以在本土發生嗎？這要看我們對夢想追尋的堅持了。生命的培育是點點滴



滴的潤化，被尊重才能孕育出會尊重人的孩子，我看到成長是需要「空間」的，學校是老師與學生一起學習的空間。